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

市声闲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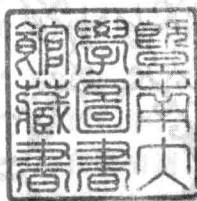
[清] 蓬园姬文 著



华夏出版社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

负曝闲谈 市声



[清] 蘧园姬文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负曝闲谈 市声 / (清) 蘧园 姬文著. —北京: 华夏出版社, 2013. 01

(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)

ISBN 978 - 7 - 5080 - 6440 - 6

I. ①负… II. ①蘧… ②姬… III. ①章回小说 - 中国 - 清代 IV. ①I242.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65357 号

出版发行: 华夏出版社

(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制: 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3 年 01 月北京第 1 版

2013 年 0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670 × 970 1/16 开

印 张: 21. 0

字 数: 315. 2 千字

定 价: 42. 00 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制、装订错误,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前 言

《负曝闲谈》，清末谴责小说，共三十四回。

《负曝闲谈》的作者欧阳巨源（1883～1907），名淦，别号惜秋生、莲园，江苏苏州人。1899年，开始在晚清谴责小说家李伯元主办的《游戏报》发表文章，不久便成了《游戏报》的编撰，协助李伯元办报。欧阳巨源擅长文章词赋，下笔敏捷，除了在《游戏报》写稿编报外，还经常为上海其他文艺小报撰写诗文。1901年，参与创办并编辑《世界繁华报》；1903年，参与创办和编辑《绣像小说》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他开始创作小说和戏剧，代表作品有《负曝闲谈》、《维新梦传奇》等。

《负曝闲谈》记事率于一人而起，又与其人俱讫。小说涉及的人物阶层与活动场所较广。人物有士子、佐杂、买办、出洋随员、维新派、官宦子弟、朝廷大臣等；活动场所所有公园、烟馆、学堂、集市、戏院、妓院、县府衙门、皇宫朝廷等；地域包括江浙、上海、广州、北京等。它比较广泛地反映了晚清腐败的社会风气和黑暗政治。小说所展现的是一个腐败霉烂的社会肌体，一群浑浑噩噩的芸芸众生，其中有儒林酸腐，也有赃官诉棍、纨绔子弟，绘情摹状，笑话百出，引人发噱，从中足可窥见晚清官场中蝇营狗苟行径之一斑。

《负曝闲谈》还以相当篇幅描绘了招摇撞骗的假维新人物丑史。小说中的黄子文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假新党，他口口声声地要拯救四万万同胞，但对自己的寡母却颇为无情：他母亲生活无着到上海找他，他却对母亲说：“一个人总要自立，你苦苦地来寻我做什么？”他娘正没好气，对他道：“来寻你做什么？寻你要吃！寻你要穿！”子文道：“既然要吃要穿，更不可不自立！”他娘道：“你张口自立，闭口自立，怎样才叫做自立？”子文道：“自立是全靠自己不依仗人家的意思。”他娘道：“我这样大一把年纪了，天上没有掉下来，地上没有长出来，难道还叫我去当婊子不成？”子文道：“胡说，胡说！谁叫你当婊子！我只是要叫你读书。读书就是自立

的根基。这里头什么都有。”他把他母亲推荐到了强种女学堂,因为他母亲是文盲,年纪又大,结果被退了回来。最后没有办法,才拿出些钱来,把他母亲打发回乡下老家。小说评价人物的标准不是政治,而是道德,不认为道德有新旧之别,所以对这些自以为领时代风骚的新党,并不欣赏,且对其堕落的道德,非常敏感,不惜以夸大笔墨嘲讽挖苦之。

从整体上看,《负曝闲谈》虽然缺乏内在的主线,内容不够协调、统一,人物形象有些单薄,有的则夸张失实,缺乏说服力;但是,小说文笔劲练、爽健,工于描写,笔墨极超脱,极灵活,生趣盎然,情韵不匮,十分引人入胜。

此次再版,我们对原书中的笔误、缺漏和难解字词进行了更正、校勘和释义,对原书原来缺字的地方用□表示了出来,以方便读者阅读。由于时间仓促,水平有限,其中难免有所疏失,望专家和读者予以指正。

编 者

2011年4月

篇目目录

负曝闲谈 (1)

市 声 (133)

负曝闲谈

目 录

第 一 回	角直镇当筵说嘴 元和县擢稟伤心	(7)
第 二 回	沈金标无颜考月课 柳国斌得意打盐枭	(12)
第 三 回	什长有才击船获利 老爷发怒隔壁担心	(16)
第 四 回	装模样乡绅摆酒 运财物知县贪赃	(20)
第 五 回	两角洋钱动嗟轮船 一封电报败兴勾栏	(24)
第 六 回	家室勃谿阔买办无端忍气 园林消遣穷候补初次开心	(28)
第 七 回	恣游览终朝寻胜地 急打点连夜走京师	(32)
第 八 回	崇效寺聊寄游踪 同庆园快聆妙曲	(36)
第 九 回	失钻戒大人恨小利 诬冤桶贱价得名驹	(40)
第 十 回	试骅骝天桥逞步 放鹰犬西山打围	(44)
第 十 一 回	乡秀才省闾观光 老贡生寓楼谈艺	(48)
第 十 二 回	讲维新副贡失蒙馆 作冶游公子出学堂	(52)
第 十 三 回	讲哲学妓院逞豪谈 读荐书寓斋会奇客	(56)
第 十 四 回	安塏第改装论价值 荟芳里碰和起竞争	(61)
第 十 五 回	入栈房有心学鼠窃 办书报倡议起鸿规	(67)
第 十 六 回	开书局志士巧赚人 得电报富翁归视妾	(71)
第 十 七 回	出乡里用心寻逆子 入学校设计逼衰亲	(75)
第 十 八 回	仗义疏财解围茶馆 赏心乐事并饕名园	(79)
第 十 九 回	花冤钱巧中美人计 打急电反动富翁疑	(83)
第 二 十 回	学切口中途逢小窃 搭架子特地请名医	(87)
第 二 十 一 回	棹画船夕阳奏箫鼓 开绮筵明月照琴樽	(93)
第 二 十 二 回	祝万寿蓝顶耀荣华 借十金绿毛招祸患	(97)
第 二 十 三 回	断乌龟难为堂上吏 赔鸟雀讹尽路旁人	(101)
第 二 十 四 回	摆架子空添一夜忙 闹标劲浪掷万金产	(105)

6 负曝闲谈

第二十五回	演寿戏名角弄排场	报参案章京漏消息		(109)
第二十六回	落御河总督受惊惶	入禁省章京逞权力		(113)
第二十七回	紫禁试说军机苦	白屋谁怜御史穷		(117)
第二十八回	急告帮穷员谋卒岁	滥摆阔败子快游春		(121)
第二十九回	坐华筵象姑献狐媚	入赌局狎友听鸡鸣		(125)
第三十回	割靴腰置酒天禄堂	栽癖斗复试保和殿		(129)

第 一 回

角直镇当筵说嘴 元和县掷稟伤心

俗语说的好：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单说这苏州，自从吴王阖闾筑了城池，直到如今，那些古迹，都班班可考，不要说什么唐、宋、元、明了。却说苏州城外，有一所地方，叫作角直^①，古时候叫作甫里。千家诗上“甫里先生乌角巾”，就是指它而说。这角直姓陆的人，居其大半。据他们自己说，一个个俱是陆龟蒙^②先生的后裔。明哲之后，代有达人，也有两个发过榜、做过官的，也有两个中过举、进过学的。列公不信，只要到三高祠^③门口看那报条贴得密密层层，有两张新鲜的，有两张被风吹雨打得旧的，都写着贵祠裔孙某某大人、某某老爷、某某相公，扳了指头也算不了。春秋二祭，城里抚台派了官下来，开着锣，喝着道，到祠堂里主祭。旁边站着房分族长，朝珠补褂，顶子花翎，没有一个不是乡绅面孔，所以角直那些挖泥挑粪的平头百姓，都敬重姓陆的如天地鬼神一般。

如今单表一个姓陆的人，单名叫鹏，表字霄翥^④。他父亲陆华园，务农为业，平日省吃俭用，挣了几十亩肥田，又盖了三四间瓦房，家中又养了两三条耕牛，采^⑤了十多担粮食，角直人眼浅奉承他，称他作财主大老官。陆鹏自小有些聪明，他老子花了三百文一年的束脩^⑥，把他送在村塾里念书，不上数月，斗大的字就认识了不少。念到了十三四岁，更是来煞了，写封把不要紧的信，虽有几个别字，人家看了，都还懂得。于是角直镇一传十，十传百，都说陆家孩子将来是个人物。这风吹在陆华园耳朵里，自是

① 角(lù)直——市镇名，在江苏省吴县东。

② 陆龟蒙——晚唐诗人，住在角直镇。甫里先生是他的别号。

③ 三高祠——这个祠堂里祭祀的三位高士，是范蠡、张翰、陆龟蒙。

④ 翥(zhù)——向上飞。

⑤ 采(dí)——买进。

⑥ 束脩(xiū)——学费。

欢喜。等到陆鹏十五六岁，他老子叫他跟了一个本家叔子，开笔作文章。这本家叔子虽是个老童生，到了县府考复试团案出来，总有他的名字。学台大人也曾赏识过，说他文章做得平正，就可惜解错了题，几回要想进他，几回又把他搁下了。他负此才学，不能见用于时，也就无志功名，在镇上招几个走从学生，一年弄个三四十吊钱，将就度日。那天陆华园亲自把儿子陆鹏送过来，求他指教。两面言明：每年束脩六吊，还有一钱银子一封的贽见^①。他何乐而不为，满口答应了。从此以后，要陆鹏拿些钱，交给航船上，叫航船上到城里书坊店，买了几本《启悟集》之类，朝夕用功。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陆鹏已是十九岁了，文章做得粗粗的通顺，就是起、承、转、合的法子，也会了个齐全八套。他叔子有天对他说：“你有了这点本事，可以去考它一考了。自古道：场中莫论文。一战而捷，也是难说的事。”陆鹏听了，回家与他老子陆华园商量。他老子陆华园一力撺掇，叫他去考。当下收拾行李，雇了一只柴船，父子两个，一同进城。到了考棚左右，看明白了告示上开考的日期，又寻到礼房买了卷子；为着要搭几个砂壳子^②的小钱，和礼房大闹，经旁人劝散。考过县考，取了名字，接着府考。府太爷姓钱，名有用，旗人出身，当过笔帖式^③，满文却十分精通，汉文上就不免吃亏了。幸喜幕中一位老夫子，是个通品，无论哪一路文章，他都识货。陆鹏的卷子，恰好落在他手里，打开一看，原来做的是未冠题^④，却还清楚，便取了复试。一连两复，到了三复的时候，因为抢粉汤包子吃，被人推跌了一个筋斗，一只右手登时青肿起来，不能拿笔，只好气愤愤的回船坐着。因他终复跌坏了手，没有进去，发出长案，取在五十多名上。陆鹏看看离着道考尚远，父子两个，趁了原船，回到甬直。

他叔子就是教文章的先生，知道侄子府考取了终复，过来道喜，说：“我说如何？头一遭就高高取了，这是很不容易的事呢。不瞒你们说，我观场的时候，府考连卷子都不曾完；除了名，扣了考，只得改了名字补考。整整用了四吊多钱，才够得上道考，到现在想着，还是肉痛的呢。”他老子

① 贽(zhì)见——这里指拜师时送的礼。

② 砂壳子——一种质量很低的铜钱。

③ 笔帖式——官职名，以满族人充任，职掌翻译。

④ 未冠题——给未满二十岁者所出的考题，较易解答。

陆华园再三致谢，说：“这是你老弟的教法好，所以把这么一个糊涂孩子都弄明白了。道考如果侥幸，那时候要好好送几担陈米，补补你的情。”他叔子说：“那倒不在乎此。”又说了些别的话自去。

过了数日，便是关帝菩萨圣诞。角直镇上，大男小女，都要到关帝庙去进香。这庙在王家村后，树荫里面，房屋甚是宽大。到了这日，庙祝清早把地面打扫净了，便有许多烧头香的，一群去了一群来。到了晌午，有个王家村上的王老爹，备了副三牲，整齐了衣帽，来替关帝菩萨祝寿。住持和尚法雨，晓得是大檀越^①到了，赶忙出来招呼着。摆上茶盘，斟上茶，请王老爹坐下。恰好陆鹏也来了，法雨便请他陪客。二人本来认识，彼此闲谈着。王老爹抹着胡子道：“陆相公，你不日就是秀才了。我却记得你抓周^②的日子，犹如在目前一样，叫我怎样的不老！”陆鹏道：“可不是么？”王老爹又道：“陆相公，你们老人家巴了一辈子，才巴了你这么一条根，也不枉东庙里烧香，西庙里还愿。再过两日，他倒要做老封君^③了。”说罢，哈哈大笑。

少时摆饭，什么豆腐、面筋、素菜、索粉，大盘大碗的端上来。除掉王老爹跟陆鹏两个，法雨又拉了几个做买卖的来，坐了一桌。陆鹏一面吃着，一面说道：“前儿府里终复，照例有一席酒，是大厨房备的。燕窝、鱼翅、海参那些，倒还不稀罕。有一只鹅，里面包着一只鸡，鸡里面包着一只鸽子，鸽子里面包着一只黄雀，味道鲜的了不得。”同桌一个做买卖的，便把筷子放下说：“阿弥陀佛！一样菜伤了四条命，罪过不罪过呢？”陆鹏板着面孔道：“你们没福的人，吃了自然罪过；我们却不相干。”另外有一个人插嘴道：“陆相公，据你如此说法，你是有福气的了？”陆鹏把脸一红道：“怎么没有！不要说别的，就是府太爷下座来替我们斟一巡酒，要不是有福气的，就得一个头晕栽了下来。你们当是玩儿的么？”当下众人听了他的话，默默无言。一时吃完，各自散去。

① 檀越——佛教徒称施主为檀越。

② 抓周——旧俗在孩子周岁那天，以盘盛各种器物（如文房四宝等）让他抓，以其所抓之物卜其未来成就，叫做抓周。

③ 老封君——老太爷。

不想一天陆华园为了跟西庄李家粦^①麦子，李家一会说他升斛不对，一会说他麦子里又掺了砻糠^②，口角了几句。李家倚着人多势众，就打起来。陆华园挨了几下拳头，心下不服，便千方百计的想出出气儿。他有个小舅子，叫周老三，是在城里元和县^③当快班伙计。自己特地费了二十四文航船钱，赶到城里，找他小舅子。哪里知道，他小舅子跟着本县大老爷，到黄埭镇相验去了，要三四天才回来。他小舅子有个妹子，是他的小姨，留他住下，问明来意，就说：“这个不妨。县里的针线娘^④，跟我就如亲姊妹一般。让我过去言语一声，托她在里头帮忙，外头的事托了老三，李家小子叫他吃不了兜着走。”陆华园千多万谢。

不上五天，他小舅子果然回来了。陆华园见了面，如此长短，述了一遍。周老三把帽子一扔，拿小辫子望头上一盘，说：“这还了得！不是太岁头上动土么？”赶忙出去，找着头儿，细细的商量了半天。又叫代书做了张呈子，说是行凶伤人。陆华园装作受伤，弄了两个人扶着，扶到县里。元和县大老爷把呈子看了一遍，叫作作^⑤下去验伤。作作禀说：“腰里有伤一处。”大老爷离座一看，却一些影儿都没有，便问作作：“既然有伤，为什么瞧不见？”作作回说：“这是内伤。”县大老爷道：“胡说！”作作吓得连忙退下。又问陆华园道：“你家里还有什么人没有？”陆华园说：“有一个儿子。”县大老爷说：“你儿子为什么不来？”陆华园道：“小的本来要他同来的，他说，‘一字入公门，九牛拔不出。’”县大老爷道：“更胡说了！”把呈子丢了下來，不准。

陆华园回到他小舅子家里，互相埋怨。周老三想了半日，想出了一个主意道：“何不叫外甥上来，只说他也在场被打，叫他到学老师那里去哭诉。学老师准了，移到县里，县里不好意思不答应他。”大家都说有理。周老三随即替他姊夫写了一封信，烧上许多香洞，专门派了一个人下去，

① 粦(tiào)——卖出(粮食)，与“粦”相对。

② 砻糠——稻谷砻过后套脱下的外壳。砻(lóng)——考去掉稻谷外壳的工具。

③ 元和县——旧县名，清亡后并入吴县。

④ 针线娘——替富贵人家做针线活的妇女。

⑤ 作(wù)作——旧时官府中担任验尸、验伤的吏役。

把陆鹏逼了上来。陆鹏心里不情愿,对他老子说道:“祸是你闯的。如今却要我出头,我哪里有闲工夫管你的账!”他老子再三央告,陆鹏方始允了。

次日照计行事。陆鹏去了。等到下午,只见陆鹏怒冲冲的来了,一屁股坐在第一把椅子上,说:“你们用的好计,哪知依旧落了空!”大家问起情由。陆鹏道:“不要说起!我跑到学里,门斗^①进去回了,足足等了三个时辰,学老师才出来。我把情节说上去,学老师说我多事,把稟帖掷在地下,他竟自进去了。”说罢,在袖中拿出稟帖,面上果然有许多泥迹。大家面面相觑^②,正在没法的时候,忽然闯进一个人来。

这人是谁,且听下回分解。

① 门斗——旧时学官的侍役。

② 相觑(qù)——互相看。

第二回

沈金标无颜考月课 柳国斌得意打盐枭

却说这人闯了进来，大家定睛一看，不是别人，乃是周老三的伙计，走的气急败坏的，说：“头儿，老爷叫了你两遍了，你还不去么？”周老三正躺在铺上抽着鸦片烟吃，赶忙爬起来。他头上那顶帽子，本来只剩一根帽襻^①儿，扣在脖子底下，那帽子却撇在脑后，用手往前一推就是。站起来，头也不回，跟着他伙计，到了衙门里。知县正坐在堂上，问了两件别的公事。周老三退了下来，刚刚出得头门，觉得有人在他肩上拍了一下道：“老三，哪里去？”引转头来一看，原来是捕快王九，便道：“老九，我倒被你吓了一跳。”王九说：“咱们去香一筒^②好吗？”老三伸了一个懒腰，打了一个哈欠，把眼睛揩揩，一声儿不言语。王九说：“你放心，不要你请啊。”老三方才摇摇头道：“那倒不在乎此，我还有差使。”王九道：“你别弄鬼了，跟着我走吧。”说毕，拖了老三就走。

老三搭讪着，一同到了一家小烟馆。推门进去，里面横七竖八，有个十几张铺。也有做买卖的。也有县前朋友。老板过来招呼道：“周头儿，王头儿，请这里来。”二人对面躺下，王九让老三先烧。老三道：“我刚抽了几口，还是你先烧吧。”原来老三是要吃热枪的，第一口冷枪，白费了许多烟，不能过瘾。王九知道他这个脾气，自己便嚓嚓吃了几筒，然后递与老三。

二人正在谈心，瞥见一个人，头上戴着八品军功^③，倒拖着一杆洋枪，拿着一块毛布手巾，擦那脑门子上的汗，一脚踏进了门槛。老板迎着说

① 襻(pàn)——用布做的扣住钮扣的套，亦指形状或功用像襻的东西。

② 香一筒——旧时俗语，意为抽一筒大烟。

③ 八品军功——品是官级。八品军功即军功第八品的顶戴，一看就知道职位很低。